2025年8月21日 星期四
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白颖凯
晚报版

牺牲带

（小说连载6）

□ 白占全

王海山

隔两天早晨，天还黑乎乎的，陆野、李忠良、野鸽子就从辛庄出发骑马去汾阳。临走的前一天黑间，陆野就把行程告给野鸽子，要野鸽子保密的同时，听从他的命令，汾阳联络站完事后即刻返回辛庄，不得随他前往太原。野鸽子答应了陆野的要求，和李忠良一路相跟，前往汾阳万义客栈。

陆野和李忠良、野鸽子骑马路过温泉，穿越兑镇沟，走高阳，跨过三泉镇，走到汾阳城南时，晌午已过，从南瓮城来薰门走入城内，三个人在饭摊上吃了臊子面，七转八拐，到了东关长巷营门外找到了万义客栈大门。

客栈坐东朝西，天圆地方式大门，能容车马进出，野鸽子说："这家大门好大。和窑大小差不多。"

陆野说："车马店的大门都大，起码要让车马出入自如。"

三人拉着马，走进前院，院子两边有二十多间马棚，七八间马棚里已拴着马，中间一间草料房里堆满了切好的干草麦秸节，门口放着一口切草刀。陆野找了一间马棚拴好马，在草料房里装了两筛子切好的干草麦秸，倒在石槽里。安顿好马匹，陆野带着李忠良、野鸽子从中间厅房进去，掌柜的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正坐在桌前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，听见有人掀门进来，一边拨拉算盘一边问："客官是住店还是找人？"

陆野走近掌柜的细细一看，笑着说："这不是王海山老兄的店吗？"

掌柜的王海山停下手里的活，赶忙抬头一看，哈哈大笑着说："陆野老弟，这是从哪来？前几天，还和杨思源聊天，说起你，他说估划你也快来了。还真让他猜准了！"

陆野说："杨思源在吧？"

"在。在后院。赶快坐下，喝口水。"

陆野、李忠良、野鸽子都坐在八仙桌跟前，店小二赶忙上前倒好水冲好茶，退了出去。王海山问："老弟，你这是从哪来的？"

"从辛庄来的。"

"哦，明白了，是从驻地来的。"

"这一段城里风声紧不紧？"

"前一段时期紧过一阵子，如今不要紧。不过，警察隔一段时间要来查一次店。"

陆野他们坐着喝了几杯茶水，站起身要去找杨思源，王海山说："杨思源在后面小跨院边窑，他现在对外是万义客栈的账房先生。那个小院有三眼窑，我住当中窑，二掌柜李万青住右边窑，思源住最里面边边窑。"

陆野从厅房出来，和李忠良、野鸽子走厅房背后进了二进院，从二进院南侧小门进入跨院，一进跨院，陆野就喊："账房杨先生在吗？"

杨思源正手拿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在看，听见有人喊他，赶忙把书压在炕底，三脚两步走到门口，拉开门跷腿而出，与正进门的陆野撞了个满怀，杨思源猛然抬头，一看是陆野，拿起拳头在肩头砸了两拳，嘴里咝咝地说："我还以为从哪来的丧门星，把人的门牙也快捣烂了。原来是你，早几天就盼着你来了。"

陆野说："走得急，进门快，搂门帘低着头撞了你的嘴巴，还不是见你心急？"

杨思源说："你本来是个稳重人，怎突然变成个急性子？"

"再稳的人也有急的时候。"

"李忠良是从这儿过去的，我认识。这个女的是……"

"忘记给你介绍了。她叫野鸽子，是土客高豹子的妹子。使得一手好枪，身手也不凡，一般三四个男人不是他的对手。"

野鸽子举手抱拳说："承蒙陆兄抬举厚爱，还望杨先生多多关照。"

杨思源微笑着对野鸽子说："你刚才说承蒙陆兄厚爱是怎么个爱法？"

野鸽子爽快地说："陆兄爱不爱是他的事，反正我喜欢陆兄。"

杨思源说："郎才女貌，天配就的一对，既然喜欢就好好地去爱。陆兄是个稳重果断刚强的人，值得你爱！"

陆野说："思源老弟，胡说些甚！这种事是不能随便乱说的。"

野鸽子说："陆野兄，让他们说吧，我才不在乎！"

陆野、杨思源、野鸽子三个人聊得正开心，掌柜的王海山从门口进来说："让野鸽子去我房间休息，晚上就住在那里，我和二掌柜住一晚，陆野、李忠良和杨思源住一起。你们先聊，黑间一块吃饭。"

陆野说："王掌柜我虽熟悉，但不知底细。"

杨思源说："此人精明可靠，做事精干利落，又同情革命，对我们的事相当支持，我们的人来这里有钱没钱都可住宿，人们带来的行李都在这儿寄存。有一回，一个队员的盒子枪藏在饲草堆里，店里的伙计在切草时发现了盒子枪，并翻了出来，王海山发现后，当即送给伙计五块银洋将枪收回。并劝告他，这关系到店里的生存问题，千万不能说出去。为了应付敌人查房，他将万义店原有的一枚旧图章拿出来蒙混敌人。有一次敌人查房，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说'你们万义店窝藏共产党，立即给我们交出来。'王海山不慌不忙将万义栈的图章拿出来，一边给敌人看，一边对他们说'我们不是万义店，是万义栈，我们栈里住的都是过路的商人，没有共产党。'就这样将敌人蒙混过去。"

陆野说："看来王海山是可靠之人，我们也不需要瞒他什么。"

"山里什么情况？"

"辛庄有史老大和高豹子两支土客武装，史老大那支土客人员复杂，由几股子人组成，史老大同情革命，愿意参加游击队，二当家的老猫和三当家的苗木意见一致，不愿意参加游击队。目前，史老大只能听从老猫和苗木的话，到南面紫金山一带发展去了，我派高德胜和王振川随队行动，继续做史老大和老猫、苗木的工作。"

"眼下，史老大的土客武装已不现实。高豹子的情况如何？"

"高豹子入党后，表面上表现还不错，态度也比较明确，应该说加入游击队问题不大。可是，高豹子的心腹，也是他的磕头兄弟贺兆林，私下里和周边群众要钱，霸占良家妇女，当地群众敢怒而不敢言，在群众中影响极坏，民愤极大。不但影响高豹子队伍的形象，连我们的队伍出去，群众也指指戳戳。"

野鸽子插话说："丢开我哥的面子，干脆收拾了狗日的。"

杨思源说："彻底清除掉。"

陆野说："老弟有所不知，这贺兆林不但枪法准，还会点三脚猫功夫，关键是他手下还有几个亲戚，一旦把握不好，就会对革命造成损失。"

野鸽子冷笑着说："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哪是我的对手。没事，到时候我负责擒拿他。"

杨思源说："陆野兄多虑了！早下决心为好，小心有变。"

李忠良也说："就一个贺兆林不足为虑，他虽有几个亲戚，我们也还有十几个人，只要我们找个借口提前卸了亲戚的枪，绑个贺兆林还不是易如反掌。"

陆野说："收拾贺兆林我已提前和高豹子说过了，估划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"

野鸽子说："公开为民除害，我哥虽当下心痛，但也只能咽在肚子里。"

杨思源问陆野："经费筹集多少？"

"没有多少，前后筹集有千数元。"

"太少了，游击队一旦成立，要吃要穿，还要购买粮食武器弹药，用钱的地方多得是。"

"前一段主要精力放在改造土客上，下一步则要加大力度筹集经费。"

"我这儿，地方党组织筹集了一些，但数量不多，也是个千数来块钱，还得给省委上交一部分，他们那儿更困难。"

"游击队的服装怎么解决？"

"应该向南方红军学习，统一缝制。"

"颜色也弄成灰色？"

"衣服帽子用灰色布料，戴红领带。鲜红的红领带象征着游击队战士勇于洒热血牺牲的革命精神。我们也可以把红领带叫牺牲带。"

"牺牲带的创意不错。"

"所有的这些都得报省委批准。包括游击队的名称和领导人。"

"是啊，这两天我们抽时间去一下太原，当面向省委领导汇报请示。"

"太原回来得好好筹集军费，缝制服装。"

几个人说着话，太阳不觉已西斜，天幕开始降临。大掌柜王海山和二掌柜张万青急匆匆地从门进来，喊杨思源、陆野他们去东街东铭楼吃汾阳的特色饭，杨思源知道陆野他们衣服里带着武器，站起来拍了拍腰间说："东西收起来吧，万一遇上敌人搜查就麻烦了。"

野鸽子、李忠良、陆野掏出短枪递给杨思源说："杨兄，收起来吧。"

杨思源打开箱子，拿出衣被，搬起底座一角木板，把枪夹在衣服里放进箱底，再把底座一角木板安好，盖上铺盖衣物，关箱上锁。

王海山、张万青带着杨思源、陆野、野鸽子、李忠良出了万义客栈大门，顺着东街而行，街上的灯笼已亮，几个人踏着灯笼的光，走到东铭楼饭店，一楼厅房的桌子已坐满了正在吃饭的食客，靠近窗子的一桌正在划拳行令。店小二看见万义客栈两位掌柜的到来，赶忙提着茶壶迎到二楼一间临街雅座，王海山招呼人们坐好说："小二，今天就吃八八席，你安顿一下厨房，就说今天来了几个稀客，要品尝咱们的八八席，让他们用心做好。"

小二一边倒茶一边说："王掌柜，你知道八八席有三等，咱上几等的？"

王海山说："我们人少了点，就上个二等的二八八吧。另外，来两壶汾酒。"

小二倒好茶说："好的，您稍候。"小二放下茶壶，退了出去。

小二走后，陆野说："听小二说，这八八席还分等次？"

王海山说："是啊，这汾阳吃食特别讲究，有好多来源于皇宫，后流传到民间。这八八席分三等，一等席叫三八八席，八碟八烩八大碗；二等席叫碟碗席，也叫八碟八碗，四碟四烩八大碗；三等席四个盘子八个碗。碟子内有糖粘花生、核桃仁、梨片儿、芥菜肚丝、片羊肉等冷荤食品，盘子内则装过油肉、十香肉、油糊茄子、虾酱豆腐、炒蒜苔、拔丝藕根等时令食物蔬菜，碗里盛放烩蘑菇、烩鲍鱼、烩三鲜、清蒸鸡、三鲜汤、虾米白菜汤等。人们多习惯于八碟八碗和八大碗。"

野鸽子说："这么复杂。那八大碗有些甚菜？"

王海山说："我也记不太准确，大概有红烧肘子、芙蓉腊八肉、酿冬瓜、清蒸丸子、小酥肉、清蒸鸡块、酿山药、白菜卷。有时厨师根据季节调整时鲜菜蔬。"

野鸽子说："我从来也没听过这些菜名，一会真让小妹开眼。"

不一会，小二拿来酒盅酒壶筷子，并陆续端上了酱梅肉、溜丸子、虾酱豆腐、桃仁炒青芹、黄瓜拌粉皮、五香驴肉、家乡焖子、清蒸鸡块、羊肉酿冬瓜、鸳鸯鸡蛋、雪浮肉、焖排骨、蒸扣碗、芙蓉腊八、过油肉、酿山药八碟八碗十六道菜。野鸽子低着头，用心看着菜肴，嘴里不住地咽着唾沫，王海山倒好酒，看了看野鸽子说："看把鸽子香成甚啦。别看了，动筷子吃吧！"王海山夹了一筷子菜，众人也纷纷吃起来。

王海山吃了几口菜，端起酒杯说："咱还是按老家的规矩来吧。我和二掌柜张万青给每位看酒三杯。"

王海山说着，倒好三杯酒，放在醋碟里，双手端给陆野，陆野接过碟子，喝了碟子里放的三杯酒。王海山又轮着给杨思源、李忠良、野鸽子分别看酒。轮上野鸽子，野鸽子头杯酒先在嘴里咂咂，尔后咽下，第二第三杯头一仰就下咽，摸摸嘴说："真香。"

陆野看着野鸽子说："二杆子，不敢那么喝。喝醉怎办！"

野鸽子笑了笑，看着陆野说："没事！"

王海山看完酒，由张万青看酒。张万青倒好酒，挨着给陆野他们四人看酒。陆野、杨思源、李忠良三个人都干了自己接过的三盅酒，野鸽子接过敬酒，喝了一杯说："我不敢喝三杯，喝得多了恐怕出洋相，请各位大哥见谅。"

王海山说："自家弟兄在一起喝酒，喝个痛快，喝多点没事！没人会笑话你的！"

野鸽子一只手端着一杯酒，爽快地说："那我就喝了。"野鸽子一仰头，两口喝干了两杯酒。

王海山竖起大拇指，赞叹着说："妹子果然厉害，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"

王海山说着，脖子向街道拧了拧，低声说："不好，警察。"

陆野问："在哪？"

王海山向窗外奴奴嘴说："五六个警察向东铭楼饭店走来。"

陆野、野鸽子赶忙站起来向窗外望去，果然有五六个警察歪戴着帽子大摇大摆地向饭店方向走来。陆野说："不要心慌，我们继续吃饭。一旦进饭店检查雅座，由王掌柜出面应对即可。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依我看，那几个人是例行检查。"

警察进了饭店，一楼的划拳声、吵闹声戛然而止，雅间能听见那几个警察检查客人的大声呵斥声，陆野、王海山他们不慌不忙地吃着饭喝着酒。

隔了一会，雅座的门哐当一声被踢开，那五六个警察端着枪横冲直撞进屋，为首的胖子耷拉着眼，用枪指着众人，凶神恶煞地说："我们检查流窜共党，你们这些人是干……干……干甚的？"

王海山站起来指了指杨思源和张万青说："我们三个都是万义客栈的，我是大掌柜，张万青是二掌柜，杨思源是账房先生。他们三个是河西做药材生意的，正经的生意人，我的好朋友。"

胖警察摆了摆枪说："你们三个面熟见过，他们三个生人得接受检查。"

胖警察说着示意另外几个警察搜身，那几个警察背起枪，分别走到陆野、野鸽子、李忠良跟前搜身，野鸽子脸沉着，手指捏得叭叭响，陆野看见野鸽子来了火气，暗暗地捏了几次手心，当胖警察向她腿上摸去时，野鸽子的手指再一次捏响。陆野拉拉她的手对警察说："老总，这是我妹子，没事的。"

胖警察眯缝着眼说："好靓的妹子。"说着手顺势往野鸽子的身上搭来。

野鸽子抬了抬胳膊，架开了警察的手。

那警察在众人面前丢了脸，凶巴巴地正要发作，王海山从棉袍里摸出两块银洋，走到胖警察跟前，拿银洋的那只手握着胖警察的手说："自家妹子，没见过世面，如有得罪，请老总见谅。"

胖警察手里捏住银洋，当下笑着说："没事，都是正经生意人。打扰了。"

胖警察把两块银洋装进衣兜，挥了挥手说："走吧。什么也没搜得，这里没有共党。"

胖警察一说，几个警察都退了出去。

王海山送几个警察出门下楼，返回时闭上门，饭店又有了喧闹声。杨思源说："幸亏我们走时藏起了武器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"

王海山说："还是思源兄有先见之明。"

野鸽子说："带上也不怕，正好收拾那几个臭警察。"

陆野说："这你就不懂了，收拾他们几个容易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城里住着警察和军队，如果收拾了他们，枪一响，我们能轻易出城吗？"

杨思源说："陆野说得对，枪一响，说不定又是一场恶战。对我们来说，伤亡一个人，都是革命的极大损失。"

野鸽子说："我是直道道，考虑问题简单，还是两位大哥考虑周全。"

陆野说："吃一堑，长一智。以后遇到同类情况就知道怎么做了。"

野鸽子点头称是。

酒喝到半酣，陆野说："海山兄、万青兄，酒喝得差不多了，喝太多怕误事，还是让上饭吧！"

王海山说："警察已检查过了，今晚应该没事了，喝多点也不怕。"

陆野说："还是多操点心为好，以防万一。"

王海山说："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让再上两碟子泡泡油糕一盆蛋汤。我们边等油糕边喝酒。"

王海山大声叫来小二，点了泡泡油糕、蛋汤。

王海山点了饭菜，给空着的盅里倒满酒，自己端起酒盅和每人干了一盅。陆野、杨思源也给大家倒起酒，端起盅分别和东道主王海山和张万青喝了一盅。野鸽子也倒起一杯酒，和王海山碰了一下说："王掌柜，谢谢你给小妹解围。"

野鸽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王海山吱的一声喝了酒感叹地说："都是自己人，野鸽子也学会客气了！"

不一会，泡泡油糕和蛋汤端了上来。野鸽子筷子夹着吃了一个说："酥软甜腻，真好吃！"说着又吃了一个。

众人吃了饭，顺着东街返回万义客栈。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